

## 否定与颠覆——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书写

刘 柯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张爱玲作品中有着大量角色各异的男性形象,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诠释着各自的人生历程。在张爱玲那里,对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的坚强和忠诚进行了消解,勾勒出不同于以往的男性群像,否定和颠覆了男性的传统意蕴。同时肯定了女性的自我存在价值,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凸显出作家特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对人性深邃的体悟能力。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研究;男性形象;否定与颠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69-04

张爱玲深谙人性之道,在她的文本书写中,各色人等粉墨登场,酣畅淋漓地演绎着各自的人生之旅,一颦一笑,一回首一顿足都是千姿百魅、回味无穷,说不尽的苍凉和哀怨。文学范式的发展曾经历过再现和表现这一观点的洗礼,这一论断影响和决定着无数艺术作品的命运和价值,站在这一批判立场看待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再现和模仿这一层面,还是在表现和移情这一角度,都深得推敲,值得玩味。在她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类型的男人,父亲、丈夫(恋人或情人)、儿子、兄弟、朋友;亲情、爱情、友情,人类的关系和情感被张爱玲撕裂,温情不再,美好不再,感动不再。男性作为勇敢、坚毅、顽强的象征被彻底否定,张爱玲向男权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起挑战,对男性进行了否定和颠覆。

—

各类男人抛弃原本应有的特质,以自我的价值观重建鬼魅的男性世界。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社会和家庭的中心和支柱,这也赋予了男性的伟岸身躯和坚强品格。无论是父兄,还是丈夫,都是值得依赖、信任的对象,会

赢得女性的尊敬和爱慕。但张爱玲笔下的男性群体,则是失去了本应具备的特质,走向了反面和极端,形成了懦弱、自私、猥琐、可恶的男人群像。

最可恨的就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大堆父亲们,不仅没有作为父亲的丝毫责任感,还千方百计地打子女的主意,挖空心思剥夺子女应该有的幸福和快乐。这一类型张爱玲用笔最多,最具荒凉感和悲怆的情境。

《茉莉香片》中着笔最多的虽然是儿子聂传庆,但传庆背后隐隐有着的人影就是其父,聂传庆阴翳、卑微的个性特点的形成和其父有着不解之缘。这个“外面罩着一件油渍斑斑的雪青软缎小背心”<sup>[1]</sup>的封建遗少只会成天躺在烟铺上,对儿子似理非理,若理也是非打即骂,“他父亲在烟炕上翻过身来,捏着一卷报纸,在他颈子上刷地敲了一下,喝道:‘一双手,闲着没事干,就会糟蹋东西!’”<sup>[2]</sup>父亲对儿子的言行俱厉好像是由于母亲的不忠,在母亲死后就把对母亲的不满迁怒于儿子,由此形成传庆的心理扭曲与变形。在冰冷的家里享受不到父爱,所以幻想自己是言子夜的儿子,想像着自己是言丹朱,对丹朱也是复杂的心态:羡慕、妒忌、喜欢、憎恶……各种矛盾而又交叉的情感萦绕于胸。作品中伴随着

收稿日期:2009-05-21

作者简介:刘 柯(1976-),安徽五河人,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作家作品研究。

传庆的还有大量的镜子意象,象征着在传庆的生命态势中,凉和碎是他最主要的人生体验,而这种透彻骨髓的凉和撕心裂肺的碎就是源于父亲,传庆在这唯一的亲人面前感受不到人间温情,久而久之,变形和压抑的心性就形成了,父亲导致了儿子的性格悲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是女人身,但在实际上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在她的威力下,长白和传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七巧由于自身的不幸走向疯狂,她把这种疯狂强加于儿子和儿媳,“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漆黑的天上一个白太阳。遍地的蓝影子,帐顶上也是蓝影子,她的一双脚也在那死寂的蓝影子里。”<sup>[21]12-113</sup>没有丈夫的爱抚和呵护一直吞噬着七巧的心,在压抑中只好寄托于财富,一直套着黄金的枷锁,在长白娶亲后作为父辈形象的七巧变得更为变态,从而造成寿芝的死和长白的堕落,也让自己一步一步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无时无刻不在打着女儿们的主意,对于女儿的婚姻考虑从来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希冀从女儿身上捞到油水,“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例”。<sup>[22]108</sup>想让大女儿帮自己在职业上有所发展,宁可违背女儿的本意,好说歹说让女儿嫁给并不喜欢的男人,可女儿却“有意和娘家疏远了,除了过年过节,等闲不肯上门。姚太太去看女儿,十次倒有八次叫人回说少奶奶陪着老太太出门打牌去了。熊致章几番要替亲家公谋一个教优的位置,却被儿媳妇三言两语拦住了”。<sup>[22]111</sup>其他几个女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姚先生处处碰壁,一个也未能如愿。张爱玲的对这一父亲的绝妙讽刺可见一斑。

丈夫(恋人或情人)在张爱玲那里,更是软弱无力、虚张声势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在《牛》一文中,作者着眼于女子的回忆和心理,但在话语背后,则是男人的无耻和罪恶。禄兴耗尽了妻子的所有嫁妆,卖掉了家里的所有值钱的财产,反而心安理得,留下妻子苦苦挣扎,独自承受生活的艰辛和负累。所以在妻子的眼中,挂在烟囱边的黄黄的月亮,才会被炊烟吹得迷迷离离,世俗人生的快乐和美妙都变成了漫漫的长夜。“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sup>[23]</sup>这是张爱玲在1936年的叙述和描写,娓娓道来一个残忍

故事,可见在早期创作中张爱玲就关注这类无所事事的男人,成为她比较喜欢和擅长塑造的一类男人的范本,这类男人专门用女人钱。张爱玲曾在和苏青的交流中,大谈用男人钱财的好处,尤其用自己丈夫的钱,是十分惬意和满足的。但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此类男人身无技艺,要么靠祖上的盈余过活,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要么靠妻子赚钱养家,如《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的男人,《秧歌》中月香的丈夫谭金根等。

还有一类丈夫(恋人或情人)无所谓爱情和忠诚,表现出一种对妻子或恋人的冷漠和忽视,无视女性的社会存在和人格尊严,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显意识或潜意识地流露出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书写了女性的悲哀和对男性的嘲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表现了醉生梦死的一天,人人都带着末世的悲哀狂热挣扎在如鬼域般的男性世界,满是欲望的流泻,没有真情真爱,人都是欲望和算计;《花凋》中的郑先生还是个带着点名士派的人,可仍是“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sup>[24]38</sup>佟振保则装出君子模样,被人誉为柳下惠,可撕下面具,却是色欲横流,朋友之妻也可欺。娶了白玫瑰,仍需红玫瑰,一个男人要有两个女人已经成了惯例和传统,张爱玲无止境地宣泄对男性的不满和愤恨,女性的自我表现呼声越来越高。

## 二

通过男女对照,颠覆男性世界,树立起女性的尊严和对自身的肯定。

张爱玲的小说中拥有大量的女性压抑直至疯狂的典型,她们实际上是用一种另类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幸和表达自我的抗争,在无止境的焦虑中隐忍着一种斗争策略,表现出对男权的挑衅和宣战。在对照中展示女性独有的魅力和风范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大量悲苦却健康的女人行走于以男人为主流话语表达的人世间,在复杂肮脏的空气中吹来一丝凉爽清新的风。张爱玲作品中有关男性形象的构图和女性主体的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霸王别姬》的选题很是传统,在传承基础上凸显新意,是张爱玲比较早的表现女性自主意识的文本。以往的作品,无论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模仿,还是对霸王别姬流淌的情感的接受,都是对霸王兵败

该下的嗟叹惋惜和对虞姬忠贞不渝的讴歌赞美。张爱玲却采取截然否定的态度,酣畅淋漓地展示虞姬的内心情感,“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sup>[118]</sup>对虞姬来说,霸王霸业成功与否,她都不如一死了之,在霸王穷途末路之时,她的选择反而成全了自己的气节和命运。这种心意都是女性尊严的独立赞歌,在早期创作中,张爱玲在彰显女性自主的同时就有着自己特立独行的感受和体悟。

在同一文本中,男女的对照和反射更能彻底而痛快地颠覆男性的主体地位,表达出对女性的尊重和爱戴。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王娇蕊虽然在与振保的交往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毕竟穿着充斥着色欲的衣服诱惑振保,“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sup>[119]</sup>振保也确实在她的诱惑中不能自持,但娇蕊和振保相比,多了太多的可爱资质,她对振保不能说没有丝毫的爱情,所以她要求与振保结婚,并且身体力行,和王士洪离了婚。傻气的女人却看不到振保的猥琐、阴暗、自私和卑微。佟振保需要的是所谓圣洁的妻,是中国传统男人心目中的永远空洞白净的白玫瑰,所以若干年后他们偶然在电车中相遇时,娇蕊“很憔悴,还打扮着,涂着脂粉,耳朵上戴着金色的缅甸佛顶珠环,因为是中年女人,那艳丽便显得是俗艳”。<sup>[120]</sup>和振保相比,娇蕊真实、坦荡,勇于承担责任,尽管落魄也比振保值得夸奖,赢得尊重。

《心经》写的是一种乱伦之爱,畸形之恋。许小寒当然是始作俑者,但和其父相比,却爱得透彻和明朗。许峰仪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心之涟漪,不可否认,小寒的一步一步深陷和其父的纵容和暗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小寒大胆而直白地表达对父亲不正常的爱恋,“我不过要你知道我的心……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sup>[121]</sup>不分场合,不区别人群,固然让人心悸,但峰仪的举措却让人胆寒,他竟

然选择许小寒的同学段绫卿作为恋爱对象,重要原因就是小寒和绫卿很像,“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前面照了一照。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点,流动闪烁”。<sup>[122]</sup>为了良心的不安和无法明说的因素,峰仪的选择暴露了他的虚伪和冷酷。

《倾城之恋》的对照更是鲜明,白流苏和范柳原无时无刻不在较劲和博弈,作为寡居娘家,时刻遭受哥嫂白眼的近30岁的女人,白流苏当然需要牢牢抓住青春的尾巴,要为自己寻求婚姻的庇护,范柳原既能让自己有个安稳的所在,又能满足自己在娘家人面前的虚荣心,当然是最好的结婚对象。所以虽然流苏在这场争锋中显示出女人的小心眼,耍一些女人的小手腕,但并没有达到惹人厌恶的程度,反而表现出女人的本真和对美好人生的不懈追求。而范柳原作为旅居英国的私生子,虽然继承了丰厚的家产,但私生子的名分使得他人性得以扭曲,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浪荡公子是不愿受到婚姻的约束和羁绊的,所以两人才上演了一场较量大戏。白流苏作为主动追求幸福的女子有着值得称道的勇气,范柳原则是吃喝嫖赌,淫靡荒唐,即使最后以喜剧结局,但也充满了很多未为可知的变数。

### 三

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充分诠释了张爱玲对男性进行否定和颠覆的意图和目的。

张爱玲的成长和生活年代正处于特殊的历史转型期,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加之张爱玲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使得她在作品中孜孜不倦地对男性形象进行颠覆和否定。

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所有的男子形象,几乎都是以她的父亲为原型的,其父张廷重就是个典型的封建贵族遗少,依靠祖业为生,有着很好的传统文化素养,饱读风花雪月的古典诗词,在安逸而闲适的旧秩序中安享天命,一旦和有着外国血统的黄逸梵组合成一家时,就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懦弱使得自己赶紧逃避责任,在荒唐而又奢靡的泥潭中自暴自弃,越陷越深。这既是对以往生活的眷恋,又是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双重的矛盾一天一天腐蚀着灵魂,使得越发腐朽和罪恶,这就构筑了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世界的总体环境氛围和生存状态。无论是《花凋》中的郑先生、《封

锁》中的吕宗桢、还是《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丈夫,甚至阿小的主人哥儿达,这个洋鬼子都脱离不了男人的普遍劣根,可见张爱玲对男性否定的普遍性。

父爱的缺失和对父亲的渴望实际一直环绕着张爱玲,否则也不好解释和张爱玲有着情感纠葛的胡兰成和赖雅在年龄上和张爱玲的巨大差距了,胡兰成比张爱玲大有15岁,而赖雅则大张爱玲30岁,张爱玲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女人需要崇拜男人才快乐,而男人则被崇拜才快乐,而有时候年龄的差距也是造成男女之崇拜和被崇拜的重要原因。众多批评家认为张爱玲是个透彻而极端的悲观主义者,所以才会有对男性的彻底否定与颠覆,但在自我的爱情和婚恋上,张爱玲却有着一般女子的美好幻想,将艺术和现实做出极大的区分也可谓张爱玲的独特魅力之一。

张爱玲在作品中确立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对自我的认同和表现也和自身经历息息相关。她的母亲和姑姑就是新女性,她们的经历和思想不能说不反对张爱玲有影响,尤其是姑姑,香港沦陷后,未完成大学学业的张爱玲回到了上海,主要都是和姑姑一起生活,姑姑的言传身教在张爱玲身上留下了烙印。她的为数寥寥的朋友也大都是女权主义者,一生知

己炎樱、有着君子之交的苏青,都是极具现代性的女子,能够和她们成为朋友,肯定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

张爱玲在对男性进行颠覆的同时,隐含着对母亲的渴求和赞美。《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只是个苏州姑娘,但这个人物带有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特质,对主人像对儿子一样,无微不至、无所不为,为了他的尊严和名誉去抗争。对依靠自己过活的丈夫而言,并没有名分上的保障,但阿小在张爱玲那里,却是现代感极强的女性,没有丝毫的不安和心灵上的伤害,和旧式封建男子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照。

张爱玲在独特的创作中展示出对男权和男性社会的否定,颠覆了男性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作为对立的另一方,女性则以坦率的姿态站立在主体立场上,洋溢着自身的风韵和美丽。

#### 参考文献:

- [1]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 [2]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高 煊

## A Comment on Denial and Overturn to Male Image in Eileen Chang's Fictions

Liu Ke

(School of Literature & Art Media,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male images in Eileen Chang's Fictions exhibiting their own life courses through their unique way of acts. Eileen Chang denied and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males such as firmness and fidelity and outlined a brand new male imagery. At the same time, she affirmed the self-existence value an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females, which showed her special value judgment standard and profound comprehension of humanness.

**Key words:** Eileen Chang; fiction research; male image; denial and overturn

# 否定与颠覆——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书写

作者: [刘柯](#), [Liu Ke](#)  
 作者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6)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2条)

1. 金宏达, 于青 [张爱玲文集: 第一卷](#) 1996
2. 金宏达, 于青 [张爱玲文集: 第二卷](#) 1996

## 相似文献(10条)

### 1. 学位论文 [布小继](#) [张爱玲的个性心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2008

本文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张爱玲的个性心理加以界定, 并就张爱玲的原罪意识、女性意识、贵族意识和现代意识对她的小说创作的深层影响予以深入的发掘和具体的阐释, 揭示出张爱玲的个性心理在其小说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原罪意识对人物塑造和主题建构形成了规约, 从而在文本中展示出了人性恶; 自觉的女性意识是通过女性叛逆意识、女性内审意识和女性悲悯意识体现出来的, 并化为作家创作的动力; 由丰富性、缺失性和孤独体验构成的生命体验及其家庭环境形成了作家独特的贵族意识, 进而影响了作家的小说叙述并导致了作家书写中的矛盾, 现代意识在文本中则表现为对传统文明的断裂意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意识和对当下世界的末日意识, 致使其小说充满了深沉的荒凉感。希图将张爱玲的小说研究开掘到一个较深的层面。

### 2. 期刊论文 [张瑛](#). [ZHANG Ying](#) [探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生](#)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 22(4)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最走红的女作家。她关注女性, 同情她们的命运, 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描绘了处于一个“大而破”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 反映了男权制下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和金钱欲下深度扭曲的人性。探视张爱玲笔下女性“苍凉”而又现实的人生, 可看出张爱玲洞察和描写女性生存状态的非凡能力和高超技巧。这与她的家庭状况、生活环境和个人经验不无关系。

### 3. 学位论文 [刘建霞](#) [张爱玲小说研究](#) 1999

张爱玲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瞩目成就, 是成就她名声的重要因素。新旧文字的揉合, 新旧意境的交错, 构成了她小说的独特风貌, 形成了凝炼、含蓄、诗化的艺术效果。层出不穷、意象新颖的比喻和象征使小说语流光溢彩; 情节的绵密、曲折紧张和奇特, 拓展了小说惯有的苍凉氛围与复调情绪; 心理描写的间接性与具象化, 使小说充满隐喻和象征色彩; 参层对照手法和反讽的运用, 渗透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这些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体”, 艺术上的综合优势使其他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各种技巧在她的小说里相互补充、难分彼此, 为中国文学增添了独特的景观。这些手法并非她独有, 她的突出之处在于: 在人所共知的矿脉上向不为人知的深度开掘, 达到了她的高度。排除非个人的因素,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小说, 首先是视点下移, 她摒弃了现代文化逐渐孕育出的一整套文学“想象”, 寻求张扬的机遇, 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 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品格, 向关注人们生存之实和普通人心内世界的审视生活之角度转移; 同时在形式句法上达成的混成形态, 思想意义层面上蕴含的深刻哲理性, 以及在道德文化层面上的凝重, 都使她的创作亦雅亦俗, 一时无两, 超越了传统与现代两个领域。

### 4. 期刊论文 [王明科](#). [柴平](#). [WANG Ming-ke](#). [CHAI Ping](#)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张爱玲小说重读](#) -[东方论坛](#)2010(4)

“怨恨”是张爱玲小说研究的新判断, 是张爱玲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张爱玲不但反抗与怨恨中国传统弊端, 同时也反抗与怨恨西方现代文化缺陷。在女性人性恶的文化建构中, 张爱玲小说具有极大的怨恨体验。

### 5. 期刊论文 [楚清伟](#)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23(3)

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描绘了一个“大而破”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 主要有被扭曲的疯狂变态女性和为谋生而谋爱的女性两种; 张爱玲洞察和把握女性生存状态的高超能力, 主要缘于她的家庭和生活环境。

### 6. 学位论文 [刘轶](#) [现代都市与日常生活的再发现——1942年~1945年上海新市民小说研究](#) 2007

本文采取宏观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力图对1942至1945年的上海新市民小说作一整体性论述, 不但从宏观上厘清新市民小说的历史根源、现实根基、文化背景、创作体验和内在思想, 并从不同的代表作家作品中挖掘它所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小说世界。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总论”, 主要从总体上来论述新市民小说产生的现实基础、历史渊源, 以及它的内在思想和美学旨趣; 下篇为“作家作品论”, 主要从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考察新市民小说的种种特性。

在上篇中, 将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 分析新市民小说诞生的现实根基和文化背景, 考量新市民小说的产生与上海这座城市以及现代都市文化之关系。通过研究可以发现, 新市民小说之所以诞生在上海, 是与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背景密不可分的。上海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 不但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形态, 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 更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文化。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市民群体和市民文化, 从最为基本的物质形态、市场需求、文化精神等方面为新市民小说的诞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第二部分(第三章), 对新市民小说历史渊源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追问, 寻找出它与古代市民小说之间内在的关联与异同。只有发现它与古代市井小说中或多或少的承接关系, 对于古代市井小说的融合、吸纳与变化, 方才能真正理解新市民小说真正作为“新”的本质所在。第三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 分析新市民小说的艺术特征、审美意趣和内在思想。市民小说在经过20世纪20、30年代新旧文艺各自进取、不断借鉴、互取所长的过程后, 终于将新/旧、雅/俗文学的隔阂打破, 因40年代上海沦陷这个特定的机缘而诞生了今天研究者所说的新市民小说, 并迎来了它的创作高峰——在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趣上, 它融合“新/旧”, 跨越“雅/俗”, 较完美地融合新、旧文艺的所长, 将中、西小说中的技巧融为一炉; 在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上, 它不但传承着中国宋代以来的市井趣味, 更有着大都会中现代市民的精神气质; 在内在思想上, 它以现代市民哲学为其精神根基, 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意识为出发点, 着力反映现代都市的世间万象。同时对于新市民小说来说,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则是, 因上海的沦陷, 新市民小说家们被迫远离抗日救亡这一时代的中心主题, 将眼光转向了贴近广大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 把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 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中, 寻找值得言说的趣味和意义, 才深深地挖掘出了“普遍的人的精神内在”这一主题, 才得以完成深入探究作为主体的人内心世界真实一面的努力, 也才得以拿掉了20、30年代因为新感深派等人夸饰的描述而掩盖在都市上空的浮躁一面。这种对“人”的个体生存、欲望和幸福重视, 使得他们的作品中相对20、30年代的海派作家而言, 显示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内心世界。新市民小说作家对浮华散尽后的现代都市和日常生活的“再发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充分的伸张和体现。不过, 市民哲学对于个体价值和生存体验的极端重视, 导致了新市民小说常常仅止于现实问题和实际利益的品味, 妨碍了它获取更为广阔和深厚的人生思索和体验。这是新市民小说的一大缺点。

在本文的下篇中, 将集中考察新市民小说中的代表人物, 如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子且、周天籛、丁谛、周楞伽、谭惟翰及“东吴系”女作家群等。这些作家虽然都被涵盖在“新市民小说作家群”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之下, 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艺术风格 and 特点。如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接纳与叛离、苏青的爽快与泼辣、潘柳黛对女性隐秘世界的大胆揭示、子且对家庭生活的津津乐道、周天籛对欲望都市中人性的留恋、丁谛和周楞伽对

现代商业社会的批判、“东吴系”女作家群对人生理想的追寻，等等。本文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分别对这些作家进行尽可能的客观评价以及研讨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在下篇的写作中，主要通过搜集、查询当时的重要文学期刊，从这一作家群体的写作现况出发进行研究；文本的阅读主要集中在《杂志》、《文友》、《大众》、《万象》、《天地》等沦陷区的重要文学刊物上。这些刊物虽然不能收全这一作家群体的所有作品，不过也大致能窥豹一斑。

#### 7. 期刊论文 [高洁 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 27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试图在话语上与世界接轨,以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后现代理论便是在此时开始传入我国。1985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德克·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座,后来经过王岳川、张宁等人的译介工作,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为国内所了解。

#### 8. 学位论文 [顾颖 困境中的挣扎——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视角与后现代意蕴](#) 2002

该文从最早给张爱玲小说以较全面评价的1944年傅雷先生发表于《万象》杂志上的评论入手,对因男、女视角差异及由传统、现代批评观念之不同而导致的张爱玲小说的批评视角偏差进行反思,力图使张爱玲小说研究走出视角偏差的传统误区,把握张爱玲创作主旨与其所用技巧间的联系,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结合现代社会及文学的“阴性”特质,借鉴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后现代意蕴与女性视角展开发掘、评价,对张爱玲观念世界中的“后现代主义”来源进行考察,重新评价其小说的意义与价值,以期更为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质和文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 9. 期刊论文 [韩冷. HAN Leng 纵欲与禁欲——海派小说研究 -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 (1)

纵欲与禁欲是性爱生活中通向死亡的两条路径。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一方面沉溺在纵欲的享乐中,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死本能的威胁;身体意象在穆时英和张爱玲的小说里作无生命的比喻;《塔里的女人》中不食人间烟火式的恋爱,最终走向了失败与死亡;许多研究者喜欢从佛欲冲突的角度解析叶灵凤的《昙华庵的春风》,这篇小说其实讲的不是一个佛欲冲突的故事,而是一个少女怀春的故事。

#### 10. 学位论文 [骆丽 张爱玲与聂华苓后期小说比较研究](#) 2008

张爱玲和聂华苓作为20世纪的重要作家,她们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但是生活地域、家庭环境和个人才情的不同又使她们的创作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本文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以两位作家后期创作(离开大陆后主要是在美国的创作)为文本,分析跨文化语境对两位作家的影响和创作表现出的异同。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人生经历、母语创作、故国回望和女性形象。两位作家在美国最终都选择了用母语继续创作,张爱玲是一种被迫,聂华苓是主动的追求。虽然生活在美国,中国文化和过去生活经历对她们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她们的作品和逝去的中国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活在记忆中的作家,张爱玲通过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上海和香港日常生活故事的反复打磨,寻找到精神的皈依。聂华苓经历了大陆的动乱、台湾的高压政治,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她有意地去书写她这一代人的经历,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解脱。对往事的回忆也决定了她们的女性书写,张爱玲笔下有家无爱的女性和聂华苓笔下无家有爱的女性都多少带着作者自身的影子。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6018.aspx](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6018.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dd144709-e2c9-4817-944a-9eb9010506ea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日